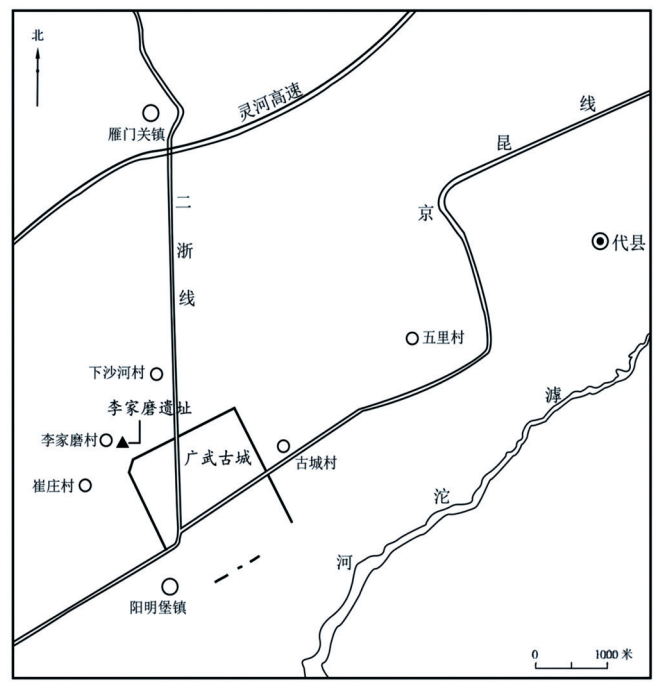


考古札记

代县发现一处战汉居址，“邻居”是广武城

□南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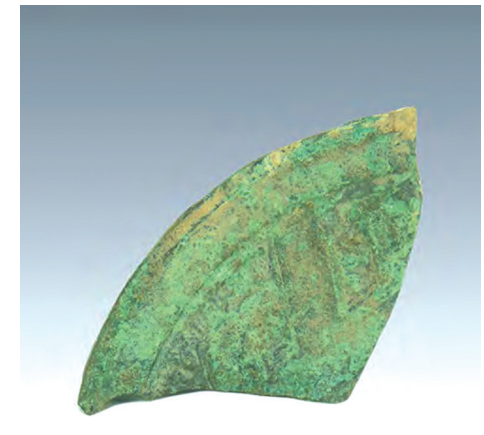


李家磨遗址位置示意图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忻州代县李家磨遗址2023年的发掘资料。该遗址主体年代约在西汉时期，或可早至战国晚期，东南侧为史料中记载的广武城所在地。李家磨遗址位于忻州市代县西南的李家磨村附近，该遗址处在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的通道上，背山面水，西北依恒山山脉，东临滹沱河。

2023年，为配合国道108线忻州市境内砂河至石岭关段改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代县博物馆联合对李家磨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出1处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居址和4座清代墓葬，此次公布内容即为居址遗存的发掘情况。该遗迹以灰坑为主，共发现29个，开口形状均不规则，剖面形状不规则的居多，仅个别灰坑为筒形平底坑。此外，还发现了3条灰沟和4条道路。灰沟平面形状均为长条状，沟壁垂直，沟底较平，底部边缘较明显，沟内堆积均不分层。道路平面均为长条形，土质坚硬，堆积较薄，呈水平状。因后期人们对遗址区域的文化层破坏程度较高，遗址整体保存较差，仅发现有西汉时期的文化堆积，战国时期遗物散落于后期地层及遗迹中。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少量铁器、铜器和骨、蚌器。其中，陶器多为泥质灰陶，夹砂灰陶次之；纹饰多为细绳纹、粗绳纹、抹断绳纹，另有少量素面；主要器类有罐、盆、豆、甑、鼎、钵和支钉，还有大量瓦当、筒瓦等建筑构件。根据遗址堆积情况和出土遗物综合判

断，李家磨遗址的主体年代约在西汉时期，或可早至战国晚期。该考古项目的工作人员介绍，李家磨遗址连通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军事战略地位突出。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就曾在附近修建要塞，作为北部边境的军事屏障，到西汉时期，继续扩大规模。遗址中发现大量战国晚期的瓦当、筒瓦等建筑构件，尤其是编号为H26的灰坑集中出土较多的云纹瓦当，其形制与战国时期赵都邯郸所发现的建筑构件相似，推测该区域此前可能存在有大、中型建筑，一定程度上佐证遗址东南侧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广武城所在地。少量支钉的发现，说明这一区域可能与手工业作坊有关。遗址中发现的灰坑普遍较浅，且形制多不规则，后期此地可能成为居民丢弃生活废品的场所。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李家磨遗址的文化面貌也受到周边地区影响。编号为G5的灰坑出土的两件动物纹瓦当，动物形体瘦长，与凤翔雍城遗址出土的动物纹瓦当上的动物形象相似，说明此地可能受到西边秦文化影响，与秦的东扩存在一定关联。遗址中出土有一件“山”字纹铜镜残片，此类铜镜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楚国地区，是楚镜的重要品种之一，可见当时该地与南方地区也存在着经济或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春秋时期，代县属晋，“三家分晋”后归入赵国，因此，其文化面貌深受中原地区影响，大量中原式陶器的发现也说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李家磨遗址是各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铜镜残片



瓦当

谈文绎史

二十八星宿：从古代天文学到文学

□官旭

很多人是从《西游记》里知道“二十八宿”的，其中奎木狼和昴日鸡都是戏份较重的配角。事实上，二十八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和占星中是十分重要的概念。月亮围绕地球运行一周接近28天，故古人将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28个不等距天区，就像给月亮修了28个旅店，月亮每晚更换一个休息的地方，这就是二十八星宿，“宿”即住宿、停留的意思。古人还把二十八宿按四方配四灵分类：东方青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每宿各有一种禽、兽、虫、鱼，又配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于是一个字的星宿名就变成了由多个字组成的星宿名。当这些符号进入文学，便天然有了角色化的功能，读者一听名号，便大体可知其善恶与结局，青龙为仁、白虎为义、朱雀为礼、玄武为智，星宿也被性格化：角木蛟“刚直”，奎木狼“阴鸷”，昴日鸡“雄健”，井木犴“廉正”。

在《西游记》第三十一回中，奎木狼化身黄袍怪，劫走宝象国公主，直至他显出真身，众人发现，竟是西方首宿奎木狼私自下界。奎木狼对应的星宿名就是“奎宿”，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形似“鞋底”或“猪鼻”，今属仙女座与双鱼座一带。《说文》说“奎，两脾之间”，即人胯部。《广雅》亦云“跨，奎也”，古代较早介绍全天星宿的著作《步天歌》中如此描述：“腰头头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绕鞋生。”奎宿是二十八宿中最早被实测定位的星宿，战国曾侯乙漆箱将其标成“鞋底”形，汉代《史记》用“奎曰封豕，为沟渎”把星象与农田水利经验关联。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兴起，奎宿兼管的“文章气运”被地方官巧妙嫁接，于是明清徐州出现奎山、奎河、奎光门、奎楼等一整套设施。《西游记》中将“奎”字配以“木狼”，将其演绎为“奎木狼”的叙事，角色既保留了星威，又被注入狼性。

“角木蛟”既是《西游记》中“四木禽星”之一，还与《水浒传》中的“角木蛟孙忠”有关。“角”字作为星宿，不仅有角宿的意思，还有角星、天门、天关、天柱、寿星、辰角等含义。《楚辞》载“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王逸注为“角亢，东方星”。《晋书》亦曰：“角二星为天关，其间天门也，内其天庭也。”角宿作为东方青龙七宿之首，被视为中国古代天文恒星定位的基准点，位置接近黄道，是室女座中最亮的恒星。根据清代《钦定仪象考成》记载，该星官最初包含11个星官、41颗恒星，后来扩展至95颗。古人将东方七宿联结成龙形时，角宿作为龙角构成天象基准坐标。每年农历二月初春耕时，角宿于傍晚东方升起，称“龙抬头”，后演化为春耕节，即民间传统节日龙抬头。角木蛟属木，《西游记》中四木禽星——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皆属木，民间至今仍有将四木禽星年画贴于门上的习惯，取“木德镇宅”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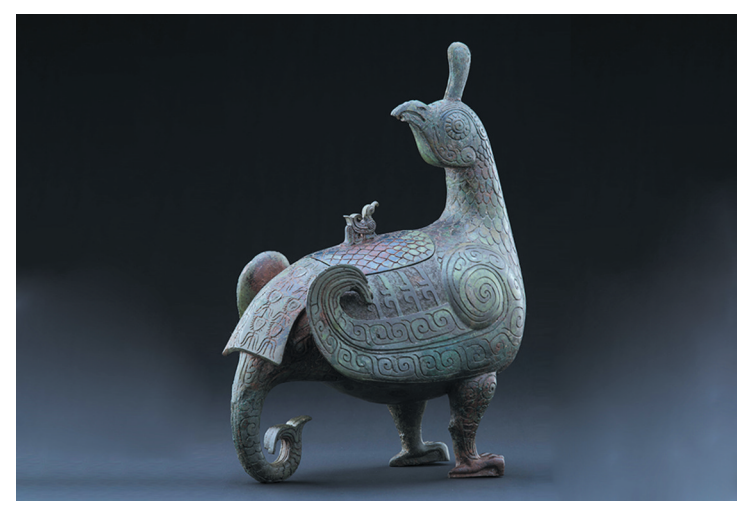
昴日鸡可能是《西游记》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二十八宿之一，《西游记》第五十五回描述，昴日星官现出本相，原来是一只双冠大公鸡，六尺七寸高，对着蝎子精叫一声，那妖怪就化为脓血。连如来都拿蝎子精没有办法，为何昴日星官可以降伏？在二十八宿中，昴宿是西宫白虎七宿的第四宿，又称“旄头”，唐代李贺诗用“秋静见旄头”，“旄头”即指昴宿。古人用昴宿来定四时，《尚书》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意思是若黄昏时昴宿高悬天顶，便知冬至已至。昴宿位于金牛座，那团细密的小星便是著名的昴星团。从古代天文学到文学角色，二十八宿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跨界旅行。天文星宿不再只是夜空中的亮点，而是拥有了情感、民俗、文化多重含义的文学角色。他们不仅保存了星名、星性与五行生克等传统文化内核，还通过文学情节和文化创新，把曾被皇家垄断的天文数据翻译为大众可感、可记、可再创造的公共符号。星宿故事之所以流传，正在于它们把中国人对上天的敬畏、科学的幻想、文学的思考全部折叠在一套耳熟能详的星名里。这些古老的星神提醒后人，天空曾是古人最大的屏幕，星辰是最早的字符，而故事是我们丈量宇宙与自身最好的尺度。

文化圆桌

晋侯鸟尊

□郭喜峰

山西，东倚巍峨太行，西临滔滔黄河，表里山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地地下的古代遗珍灿若星辰。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器物以伫立回首的凤鸟为主体造型，鸟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体躯丰满，两翼上卷。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鸟形，与凤鸟对望，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全身布满了精美纹饰，颈、腹、背装饰羽片纹，两翼与双腿装饰云纹，翼、盖间装饰立羽纹，以雷纹衬底，尾部装饰华丽的羽翎纹。晋侯鸟尊的凤尾下为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两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象，也是商周时期颇为流行的造型题材。甲骨文关于狩猎大象的记载不在少数，它们被用于祭祀祖先、制作艺术品或殉葬。西周时期，随着气候变冷、人为活动压力加剧，象群不断南迁，西周中期以后象的形象在青铜器上逐渐消失。晋侯鸟尊将凤鸟和象这两种西周时期非常流行的装饰题材完美结合，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华丽，成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宝库中罕见的珍品。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诸侯国，春秋时期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早期晋国遗址，即曲村——天马遗址。其中心略偏北的晋侯墓地发现了晋国第一至九代晋侯夫妇的墓葬及大批陪葬墓、车马坑和祭祀坑，出土文物数万件，为史籍记载寥寥晨星的前期晋国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晋侯鸟尊就出土于晋侯



晋侯鸟尊

墓地114号墓，据考证，其主人是第一代晋侯燮父。他的父亲就是历史故事“桐叶封弟”中那位被周成王分封到“河汾之东”的叔虞，燮父继位后，将国号“唐”改为“晋”，并将都城迁到了今曲村——天马遗址一带。晋侯鸟尊背部器盖内侧及腹底均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大室宝尊彝。”“晋侯”是制作者，这是目前见到最早的出土金文“晋”字，山西省简称“晋”就来源于此。“乍”就是制作，“向”有朝北、在北的意思，“大室”即太室，是太庙的主要建筑，“向大室”即位于北部的太室，“宝尊彝”指珍贵的彝器。铭文连起来讲，意思是晋侯制作了这件铜器在太室里使用，表明其是一件晋侯宗庙里祭祀用的

礼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燮父去世后，这件宗庙重器陪伴他长眠于地下。3000年前堂堂王室的宗庙祭祀已难以还原，而晋侯鸟尊精美绝伦的造型和纹饰，似乎折射出祭祀场面的隆重与华贵。晋侯鸟尊这种凤鸟造型在整个西周时期都十分罕见，凤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拜的对象，其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存在。西周初年盛行“周之将兴，凤鸣岐山”的传说，凤鸟被视为天帝的使者，象征祥瑞太平，成为造型装饰艺术的重要元素，尤其在昭穆时期，垂冠大鸟纹作为器物的主题纹饰盛极一时。晋国始祖叔虞带着周王室册命到达晋南地区的唐国时，也给当地带去了周室文化，凤鸟形象逐渐在晋国流行，出现在青铜器、玉器、荒帷等各类器物上，而造型独特、纹饰华丽的晋侯鸟尊正是其杰出代表。西周时期，“凤皇来仪”“凤皇翔”“凤皇集”等都意在表达四方归顺之意。叔虞初封时，面对唐国内复杂的族群构成，实行周王颁赐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民族政策。他的儿子燮父继续采取兼容并包策略，

与各族人群和睦相处。晋侯鸟尊双鸟和鸣的造型，就体现了一种召唤，一种怀柔异族、招徕贤臣的召唤。凤鸟形装饰随着晋国的结盟、联姻等，不断传向四周戎狄部族。近年来，临汾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长治黎城楷侯墓地、运城绛县横水墓地等出土的凤鸟装饰器物就是明证，尤其霸国墓地出土的鸟形盃与晋侯鸟尊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非常相似。晋侯鸟尊是一件有故事的文物，2000年被发现时已被盗墓者破坏，碎成了一百多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其套箱带回实验室，经过一年半的反复拼对、修补、去锈，这件惊世之器才得以重现人间，然而尾部的缺失引发学术界对尾部的朝向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后来，北京大学文保实验室在整理从晋侯墓地114号墓洞底部泥土中带回的碎片时意外发现尾部残块，鸟尊终于在19年后迎来了完美合璧。这段故事背后凝结着几代文博人爱宝护宝、不懈探索的初心和情怀，折射出中国文博事业的高速发展。晋侯鸟尊不仅象征着三晋历史的源头，也代表了西周时期卓绝的青铜艺术和制作工艺，是三晋历史文化当之无愧的经典名片。作为国宝级文物，自山西博物院建院以来，它就被当作“镇馆之宝”，还成为博物院馆标的设计来源。2013年，被列为国家第三批公布的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如今，作为山西博物院甚至是山西省的明星文物，晋侯鸟尊吸引着无数观众慕名而来，溯源三晋文化，追溯华夏文脉。

书香一品

王学芯的诗集《光域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他诗歌写作方向调整的继续和升华，也是他身处高科技时代的艺术探索和写作实践，全面检验了诗人的立场和观点，也验证了作品的纯度和力度，给读者带来一种沉浸式审美体验。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科技发展到达一个新阶段，面对希望与挑战并存的科技大变局，认识时代和表现时代既是对诗人的召唤，也是诗歌写作的良机。王学芯将视野聚焦当下，在强烈的亲和力与现场感中揭示现代人的普遍心态，展示斑斓多彩的精神气象与刻骨铭心的经验性特征。正如诗人所说：“我大胆焊接诗歌和科技的两种因子，大面积、高频率地聚焦新工业或智能题材，并以自己个性化的话语系统、修辞路线和想象方式，渴望在同质化的诗歌时代，构建起有区别的特质和知性品质。”

《光域里》从现代科技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对现实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起笔，把诗歌视点紧扣现代科技工业生活的诸多领域，找寻诗歌和科技的交汇点，将科学思维纳入诗歌写作中，发现诗歌与时代的共鸣和联系，书写时代的结构、筋骨和血肉，使诗歌的情感传达和理性思辨相互贯通，形成一种别具深度和层次的作品面貌。诗人积极应对智能化挑战，跨越自己的写作优势，实现向科技时代叙事的特别致敬。作品对现代科技工业的思考颇有深度，体现了这位50后诗人的朝气与活力。

现代科技工业革命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类日常生活，科技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让人类社会承受巨大压力。文学需要冷静、客观的历史眼界，表达理性的哲学关怀和思想认知。王学芯在对新兴科技工业成就充分肯定时，没有陶醉于瞬息万变的新工业世界，也不回避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透露出建构智慧科技、人文科技、生态工业的良好愿望。诗人的危机意识增加了诗歌的阅读吸引力，使科技工业题材书写所蕴含的精神能有效被读者感知和接纳。诗人追求以纯粹之眼看待世界，对现代科技工业的深刻观察与切身感受，使作品表述热烈、睿智。日常生活因诗人浓厚的使命意识而生发出丰富、宏阔的意义，彰显出人文主义诗学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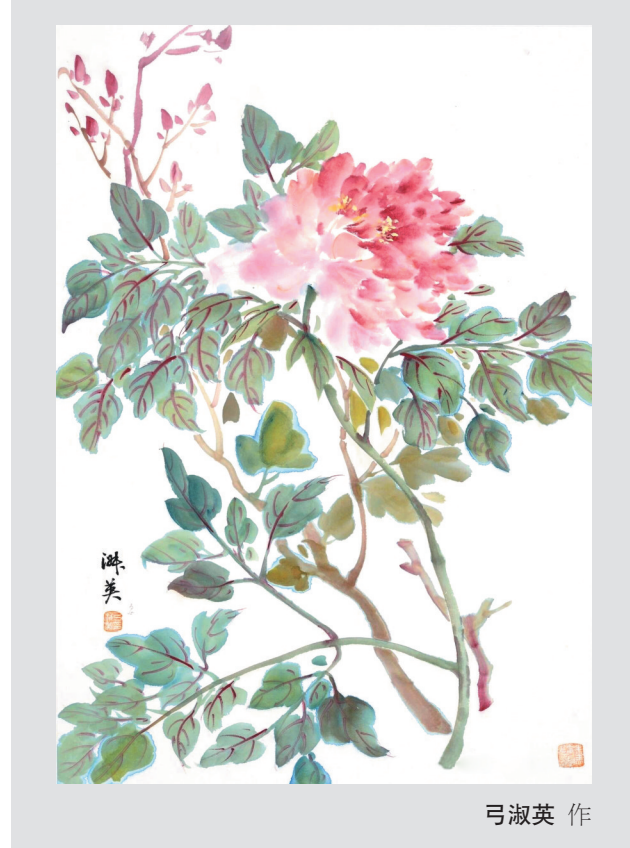
诗人关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从人类生存与发展整体利益出发，书写现代科技工业和谐发展的必然性，以参与者姿态书写高科技时代展现出的新风貌。他的写作试图摆脱诗歌写作中常见的视域，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现出优美的文学理想和可贵的人文情怀。诗人把陌生而具体的科技元素作为诗歌对象，所创设的美学情景构成一种新奇的阅读空间。他努力寻找诗歌写作的兴奋点，并将之视为可以依托的写作资源，内心激流涌动，创作格外顺畅和快乐，同时力求妥善处理写作与生活、个人经验与周围世界的平衡关系。《光域里》如同21世纪中国科技工业发展的微记录和提示板，也是一部当代科技工业进步与人类理想愿景的忧思录，承载着诗人善良、诚恳的美好托付，为目前数量相对较少的科技工业题材诗歌创作注入新的诗学元素。

找寻诗歌和科技的交汇点

——读王学芯的诗集《光域里》
□张德明



画说



弓淑英 作